



二马路上的天使

李洱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二马路上的天使

李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二马路上的天使/李洱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7.5

(小文艺·口袋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6302-1

I. ①二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64931号

发行人:陈征

出版人:谢锦

责任编辑:乔亮

封面设计:钱祯

书名:二马路上的天使

作者:李洱

出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.ewen.co

印刷: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60×1000 1/32

印张:5.625

插页:3

字数:70,000

印次: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02-1/I.5030

定价:25.00元

告读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39-2925888

目
录

二马路上的天使

...001...

抒情时代

...079...

二马路上的天使

二马路上的天使到了郑州，一下火车，我就给张起打了个电话，说我要在郑州待几天，赶快给我准备住处。张起问：是一个人住还是两个人住？我听出了他的话外音，说：如果你非要给我找个伴，让我享几天艳福，我也不会摆什么架子。张起立即笑了起来，说一切都包在他身上。他还连声夸我进步了，进步很快。

电话是在车站广场打的。电话亭的四周，蹲着许多滞留在郑州的民工，他们显得既焦虑

又漠然。在他们的头顶上，悬挂着各种广告条幅的氢气球，像星斗一样飘浮着。我是一个烟鬼，所以我特别注意那些香烟广告。我注意到美国健牌香烟的英文书写是 KENT，它在提醒人们吸烟有害健康。国产香烟的巨型广告上面，是炎黄二帝的头像。我一边打电话，一边透过玻璃瞧着广场。外面的景象，就像爆炸的瞬间突然凝结起来的样子，让人感到混乱和空寂。张起在追问我还有什么要求。我模模糊糊听到电话里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，就问张起是否正在执行公务。张起说他确实正在路上，正在送老板回家。

他要我坐出租车到尔雅小区，在小区幼儿园的门口等他。幼儿园在哪儿？我问。他说你一进小区就知道了，哪里吵就往哪里去。现在我无法去接你，晚上我请你吃驴肉。

母校离车站不算远，坐一〇二路电车，用不了半个钟头，就可以到。也就是说我其实很快就可以见到正等着我的巴松。我从电话亭出来的时候，一〇二路电车刚好停在我身边。一

帮人拎着大包小包往上面挤着，一个小孩夹在当中，被挤得哇哇乱哭。那其实是一辆空车，坐不满的，但人们还是担心失去自己的位置。我没有上去，而是站在一边，抽着烟，看着那辆车慢慢开走。

尔雅小区在郑州的东北部，是个新建的高级住宅区。出租车司机显然把我看成了有钱的住户，当我提醒他该找钱的时候，他用鼻孔哼了一声，才把钱递给我。

张起这小子混得不错啊。我想起几年前我到牢里探望他的情形。那时候他的头发全脱光了，就像个秃鹫。他可怜巴巴地要求我把吸剩的半包烟留下，同时敏捷地把一封信塞到我的手心。那是他写给马莲的一封信。在简短的交谈中，我得知他在牢里摇身一变，成了医生。医生？你的医术怎么样？我低声问着，生怕别人听见。他倒显得大大咧咧的，说：我其实光管打针，反正人犯的屁股又不值钱，扎烂也就扎烂了。临分别的时候，他的脸色有点难看，眼角也有点湿润。他盯着我手中的信，沉默不

语。我当然知道他的心事。后来，我把那封信交给了巴松，由巴松转给了马莲。

我一进小区，就悉心捕捉孩子们的叫声。因为是阴天，下午四点钟，天好像就快黑了。我在小区里转了好半天，也没有摸着幼儿园的门，因为我根本听不到孩子的声音。一个中年妇女在垃圾罐旁边给鸽子破膛，她动作很熟练，有点漫不经心的。手中的刀子几乎不费什么劲，就从肛门豁到了嗓子。我看了一会儿，问她幼儿园在哪儿，她没吭声，只是用手指了一下。

刚才在小区里转圈的时候，其实已经从幼儿园门口走过多次了，只是我并没有料到它就是。幼儿园的房子和四周的楼房，除了高度上的差异，其样式，墙壁上的卡通画，四周的草皮，都大同小异。那个小院子里没有什么孩子，倒是有几对打羽毛球的中年人。

张起很晚才回来。他把车倒进幼儿园的小院子里，然后做出拥抱的架势，朝我走过来。和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搂到一起，对我还是头

一次。搂了一会儿，他松开我，说，老板请客，令他在在一旁作陪，他不能不从。他问我是不是饿了，我说：要不是在这里等你，几只鸽子就已经进肚了。他不解其意，微笑地望着我，似乎在等我作进一步的解释。我懒得解释，问他：马莲现在还好吧？还行，他说。我又问他们是否领了营业执照（结婚证），他说领个鬼，还没有顾上呢。

张起将我领进了最靠边的一幢小楼，上到第五层。跟我上楼时想的不一样，房间虽然装修得不错，但完全说不上舒适。因为吊了顶，房顶显得很低，上面再装上几个枝型吊灯，就难免给人一种压抑之感。房间还很乱，大厅的柞木地板上堆放着一些玻璃和纸箱。有一只破纸箱就放在门口，一些像鸟一样的东西散落在地上，使得这里既像个仓库，又像个鸟窝，看来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住人了。

张起拾起一只鸟，说，好好看看，这是鹦鹉，刚生产出来的，跟真的一样会学舌。他这么一说，我就发现它确实像一只鹦鹉，几乎

可以乱真。张起从皮带上取下钥匙，拧着鸚哥的肚脐。这里有个暗锁，他说。他从身上摸出一节电池，装到鸚哥的肚子里。这是一只公鸚哥，得找个母的跟它配对。他说着，就开始在那堆鸚哥里刨，检查每只鸚哥的屁股，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只母的，往它的肚子里也装了一节电池。他把鸟递给我，说：为了这些鸟，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，又快掉光了。张起话音刚落，我的手心就震动了起来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吓得差点把它甩出去。关上开关，然后再打开，张起说。我手忙脚乱地在它身上摸了一遍，也不知道是否摸着了地方，正担心的时候，张起说了一句：我爱你。我还在纳闷，两只鸚哥突然开口了，它们说的也是“我爱你”，此起彼伏，像卡通片中的人物的声音。

这样玩了一会儿，张起示意我把电池抠出来。好玩吧？张起问。接着他告诉我，这里面装有三种特制的芯片，是航天飞机上用的芯片，都是走私过来的，所以不能小看这些鸟。

是你造出来的？我问他。

主意是我出的，一个研制坦克的人帮助设计的。他说，这玩意现在已经在美国登陆，一开口就是地道的美式英语。

如果我不提醒他我还没有吃饭，他就光顾着说他的鸟了。我没有吃到驴肉。他大概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许诺，用方便面、鱼肉罐头和一罐可口可乐把我打发了。饭是在卧室吃的。这个时候，我才明白这套房子并不属于张起，因为这是女人的卧室。张起说用可乐将方便面冲下，吃得快还不掉渣。不掉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吃得太快了。我一边啃着，一边想着下一步可能有什么发生。那些摆放在梳妆台上的香水瓶、睫毛钳、防晒霜以及墙上贴着的好莱坞明星们搂抱的剧照，都预示着一种可能。我有点紧张，也有点为张起的盛情感动。

我想，下一步张起可能会借故走开，只留下我一个人，然后我将听到一个女人的敲门声。张起眼下正盘腿坐在地板上剔牙，牙床剔出了血也不知道。他有点神情恍惚。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将一个女人（很可能还是他的情人）

送给别人，谁都会犹豫，更何况我的这位朋友本来就不是很大方。

吃完之后，我用可乐漱了漱口，拍拍肚子站了起来，说：我想洗个澡躺下来。张起不让，他说洗什么洗，见一次面不容易，咱们先聊聊嘛。巴松曾在电话中说，张起现在变得很怪，话多，见到熟人就走不动了，似乎担心别人把他看成哑巴。巴松还说，张起一静下来以为自己还身在牢门，所以他很想热闹，可是一吵闹，他就会有被审讯的感觉，所以他又渴望清静。看来巴松说的没错。可我现在实在没有心思跟他闲聊，我觉得还是先洗澡要紧。我说：一身臭汗，影响谈兴，我得洗洗，是不是你这里不能洗？张起说，洗倒是能洗，就是得费点劲。他很不情愿地陪我走到客厅，指着一扇漆成白色的门，说：进去吧，这里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。

无法进去，因为装鹦鹉的那些纸箱堵在门口。我试着搬了一下，腰都快使断了，也没能将它挪开。张起也下手了，两个人累了一身汗，终于将它挪到了一边。张起说：我也得洗一下，

我们可以边洗边聊。

浴缸是粉红色的，上面落了一层灰。张起先用水冲了一下，然后，抓着缸沿上搭的一块毛巾，擦了起来。擦着擦着，他的手突然停了下来：一只用过的避孕套从毛巾里跑了出来。我用脚趾挑了挑那东西，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和上面细小的刺样的东西。你笑什么笑？张起问。我说：你还挺负责任的。我把那个东西指给他看，他说：你真是少见多怪，这种带刺的玩意，街上到处都是。这么说着，他自个儿先笑了起来，然后，他问我戴哪个型号的，我不好意思说大，也不好意思说小，就说戴的是中号。他说彼此彼此，他戴的也是三十三毫米的。他告诉我，马莲有时候也来这里住，这房间的钥匙，就是从马莲那里拿过来的。马莲用惯这个了，他说。他把套子放到了浴缸上方用来插花的篮子里。那里面有一枝经过风干处理，不会变形的玫瑰花。张起拿着它闻了闻，又把它放回了原处。

不会有什么人来了，我想。虽然我并不期望一定要在这天晚上享受到艳福，可意识到这

一点，我还是有点失望。我还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因为我没有对不起乔云萍。

张起这会儿开始取笑我，他说他早就看出来我有点不对头，又是漱口，又是梳头，还嚷着要把自己洗干净。你是不是想着我已经把人给你预备好了？他说。我懒得分辩，只说了一句：这不能完全怪我，是你把我的胃口吊起来的。他听了哈哈大笑，就像他妈的一只鸭子。

想搞女人还不容易？可以说差不多跟手淫一样容易，在这方面我有足够的发言权，张起说。他说，有那么一阵子，他急着要把积攒了一年的能量释放出来，而马莲又不能随叫随到，他就听从一个朋友的建议，去了几次舞厅。那里的女人果然非常容易上钩，容易得让人感到失去了起码的乐趣，因为它排斥过程和技术，让人难以适应。张起这种说法，我在别处也听到过，我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，不足为信。张起一定捕捉到了我的这种心理，他一边往身上撩水，一边说：当然这要看你去的是什么舞厅了。听我的话，你别去那种高档的舞厅，那地方的

女人，漂亮是漂亮，珠光宝气的，但常常有脏病，花钱买病，不划算。你可以去中档舞厅，那里的女人大多是知识女性，她们往往是因为耐不住寂寞，出来放风的。和前一类比起来，她们更讲究曲径通幽，这就用得上了技术，就看你的功夫到家不到家了，只要你能把她引出来，上床的概率就十有八九了。他再一次强调，在这方面，他有足够的发言权，讲的都是真理。

他讲的我不能说没有兴趣，但我更关注的是怎样打发这个漫漫长夜。我想，如果我现在在巴松那里的话，我大概也会遇到这个问题。

即便是在淋浴，张起也要叼着烟。他就有这种本事，浑身湿透，而嘴巴和烟却是干的。他提出要给我搓背，我担心他的烟灰烫伤我的屁股，就要求他把烟掐灭。他说：掐灭干什么，我一边吸一边给你讲故事吧。他说他刚进去的时候，并不会吸烟，是慢慢学会的。这倒是真的，上大学的时候，在同寝室的六个同学中，只有他和巴松不抽烟，巴松比他还敏感，闻到烟味，嗓子眼就发痒。他说，进到里面之后，

不会抽的，也慢慢地会抽了。他说里面并不禁烟，禁的是火，可禁烟和禁火实际上是一回事，没火你怎么抽？可人们还是变成了烟鬼，这里的学问大着呢。他说，为了搞到火种，人们差一点重新回到原始时代。探监者送来的火石，成了无价之宝。将牙刷把烧软，然后把火石按进去，是保留火种的经典方式。需要抽烟的时候，就拿牙刷把在平时收集到的坐便器的碎片上猛擦，让火星冒出来，那就跟猿人钻木取火似的。周围那些急猴们，看到火星，就赶紧把棉花团递过去，然后一帮人小心翼翼地把它吹燃。张起说，这种取火技术，他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有机会我给你表演一次，他说。

洗完澡，人显得很困乏，回到卧室我就躺下了。张起却毫无睡意，他还想接着聊。这时候电话响了，他走到梳妆台前接电话。我听见他说，厂里的事并不像外面说的那么严重。他们好像还抬了一会儿杠。我听出张起有点不高兴，抬高嗓门说了一句：要是真飞不出去的话，你就让它飞回来好了。接着，他又给马莲打了

一个电话，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通，并说，咱们当然得先通通气。他又说他现在和我呆在一起，老同学见一次面不容易，他明天不想上班了，要陪我好好玩玩。马莲说了什么我不知道。我听张起说：先别挂，还有一件事我得说一下，你以后洗完澡，要把浴室弄干净。他们又说了一会儿，张起摇了摇我，说：醒一醒，马莲问你和乔云萍好，她说她有空就过来陪你玩。我得拉上马莲，陪你好好玩玩，他说，不说别的，就说你去看我那一次，我就得记一辈子，我记得你还给了一包烟。还有谁去看过你？我问。他说还有巴松。还是老同学亲啊，我说，马莲也去过吧？他说：她懂我，她知道男人不想让女人看见自己的软弱，所以没去。

过了十二点，我入睡就困难了，脑子既昏沉又兴奋，只好陪着他聊下去。后来还是谈到了巴松。我说明天我得见一下巴松，张起说：见他干什么，走的时候给他打个招呼就行了，你跟他玩不到一块的。

我只好对他说，既然来了，还是见见为好。